

旅游日记

时见雕像时见历史

冯诗齐文

在英国的大街小巷闲逛,时常会与“历史人物”相撞。欧洲人习惯将“伟人”、“贤达”树立雕像以示表彰或纪念,由此,既极大地提高了欧洲艺术中写实造型的水平,又使后人得以不失真地亲炙历史人物的面貌。

英国街头的人物雕像,从大分类,大致可分政治人物和学者、艺术家两类。对于政治人物,如果不熟悉英国历史,也许对此就不会太敏感。比如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有一组近代历史人物雕像,当然是著名的、有特殊功勋的人物,一个个看过去,似乎只知道丘吉尔。丘吉尔二战期间临危受命,担任英国“战时首相”,带

领英国顶住纳粹德国的猖狂滥炸,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但是这座丘相爷的铜像却并不怎么高大上,虽然立在高高的石座上,却似乎有点儿龙钟。

树立在古城约克(York)的大教堂外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雕像。起先并不知道此为何方神圣,只觉得这位身着罗马战袍仗剑而坐,挺潇洒的。回来一查,原来是君士坦丁一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尊崇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在位时间仅有七年且政绩并不显赫的威廉四世(William IV)在格林威治镇上也有一座雕像,猜想是由于他对海军建设有所贡献,所以人们把他的像立在了一家海事博物馆外。

对于在学术领域影响深远的大家,英国人毫不吝惜对他们的尊重,他们的雕像在街头与行人、游客时时相遇。尤其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苏格兰籍的学问家更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不过,出生苏格兰的杰出人物确实也多,如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

英国人也绝对不会委屈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莎翁的铜像,包括莎翁剧中的典型人物,不仅在他成名之地伦敦可以见到,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特福小镇(Stratford-Upon-Avon)也颇有气势,十分显赫。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大卫·休谟



亚当·斯密



威廉四世



丘吉尔



君士坦丁大帝

意犹未尽

美的启蒙

赵文心文

吴冠中先生去世七年多了,对吴先生的怀想如水满溢,流淌着,没有边际。

第一次看吴先生的画,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一次画展上,时间、画展的名称,甚至画作的标题都模糊了,但那幅画就在眼前——墨色线条勾勒的树的躯干占满了画面,树冠在画幅之外了,树皮的皱褶粗糙起伏,突起凹下,蜿蜒成了眼睛,在不同的高度温和地或张望或俯瞰,树的目光泛着安详的银色的光泽。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各种文化艺术思潮蜂拥而入,撞击封闭的思维。那个画展上深刻的尖锐的先锋的作品令人兴奋,促人思索,而这棵朴素的树牵引我进入一个静穆的天地,这静穆不是与世隔绝,不是世外桃源,这静穆之美中有坚忍的力量有诚挚的向往。

便记住了“吴冠中”。

三十多年间,这个名字成为我感到衡量美的重要准则,塑造着我的心性,滋养着我的心灵。我没有亲眼见过吴先生,也不收藏吴先生的画册、文集,不能一五一十地说出吴先生的创作时期、创作风格,更没有能力谈论吴先生博大深厚的艺术思想、艺术成就。但我知道,如果不曾看过吴先生的画,如果不曾读过吴先生的文章,我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感受会缺少美的晕染,美的召唤。

看吴先生的画展,在飞舞绚烂的线条前沐浴春风秋阳,在黑瓦白墙间流连穿行,双飞的燕,萌发的草,灵动清新,色块堆垒的山峦叠嶂,枝繁叶茂的小鸟天堂……吴先生师化自然,再造自然。读吴先生画册,用自己的文字描述收束于方寸之间的画意,记下厚厚的笔记,揣摩画境,倘与吴先生的创作经验有一二处相合,快意自不待言。读吴先生文集,那走遍千山万水,越过坎坷关隘的人生行旅在在善与美、真与爱相偕,亦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绝好再现,一篇篇读罢,再逐一扫描校对,把吴先生的文章做成电子文本,传给学生,我们一起在课

堂上观画读文,一起陶醉在文艺复调的吟唱之中。

我的写字桌玻璃板下,压着两小张剪报,坐在桌边,时时吸引我的目光。一张是吴先生在《新民晚报》上开设的“画作诞生记”中的一则,油画《野菊》(1972年)不算是吴先生的名作,但我很喜欢,红褐色的土地上一大簇碧绿的野菊,嫩黄的花朵、花蕾繁星般点缀其间。吴先生这样写道:“野菊花,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亮晶晶,胜娇艳,青红黄白皆常见。池畔、沟旁、大路边,乐与杂草长相伴。莫道瘦,根深叶茂总劲健,不识施肥与浇灌。展枝着花总随便,都缘无修剪。”一张是《中华读书报》开设的图文专栏“艺术名师”中的一则,左上端是罗雪村为吴先生作的素描头像,吴先生脸庞清瘦,额发飘拂,下颌倔强,双目微合,仿佛正在沉思:“传统是流,像一条河,但不是水向低处流的河,她逆流而上,一路遇碰撞,不断在发展中变形……”

多姿多彩的生命之美、创造之美是吴先生毕生的追求,“艺术永远在走,没有归宿。”吴先生还在广袤的大地上凝神写生,笔触迅疾果断,风正拂过他纹路深深的前额。

杨浦记忆

棉纺织厂实习二三事

韩曙文

如今的杨浦区长阳路临青路上,欧尚超市生意兴隆,而长阳路眉州路上的长阳新苑依河而居,人丁兴旺。但是三十多年前,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上棉三十厂和上棉三十一厂的所在地。

1984年夏天,我从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财税局,按照规定要到分管的企业去实习和了解情况。于是,在师傅的带领下先后在这两家厂实习。先是到生产棉纱、坯布等产品的上棉三十厂实习。那是一个工作日的早晨,一进入厂区,只见眼前一片繁忙景象:四班三运转的工人,有做夜班下班的,有做日班刚上班的,有推着推车把刚织好的坯布准备出厂到染印厂去染印的,车间里的纺纱机正以每分钟450米的速度高速运转,发出高分贝的声响,当时还没有电脑控制,全靠工人随时查看,把断掉的纱头快速连接上……

我实习的岗位在财务科。那时改革开放虽然已有好几年了,而且对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或者承包制,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也有所松动。然而1984年的时候,还是“一员进厂,财政财务各税都统管”,财税人员不仅要熟悉企业财务核算的全过程,还要掌握企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甚至企业内部人员的岗位设置、员工安排,至于对企业成本费用如何控制,利润分配如何审批,上缴利润和税收如何严格审核,这些基本功都是初来乍到者需要逐渐熟练起来的,为此当时有一句戏言:“国有企业是财税专员控制下的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也可见企业当时还没有多少自主经营和管理权。

上棉三十厂的财务管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财务科的人员不太多,

因此在赵科长的管理下,井井有条,我也很快就与他们熟悉起来,了解到不少厂里的情况,至于掌握多少,如今忘了差不多了。我师傅觉得在三十棉可学的东西不多,让我到三十一棉再去学一学。三十一棉比三十棉大多了,生产的产品有纯棉、混纺、化纤类纱、线、布等,产品相当丰富,财务管理相对复杂一些,师傅让我学习如何进行成本核算,但当看到桌上堆着小山一样的一大摞原始凭证和大小不一的账册,我的头立马大了起来,加上师傅用快速的语调讲解各会计科目之间勾稽关系,如何记账、算账,听得我云里雾里,还要我立刻动手做一遍,可是面对账册上密密麻麻红蓝相间的数字,手中的笔几乎不听使唤,不是这边写错数字,就是那边把材料费用记到利润分配账上,忙的是手脚并用,满头大汗,只听到师傅一遍遍地急叫:不对,不对……直到快下班了,看我一脸精疲力竭的样子,师傅只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挥手,还是回到三十棉去吧。

很快三个月就过去了,在三十棉的实习圆满结束,与财务科的同志一道告别。之后一直没有再回去过,只是听说,赵科长由于业绩突出,升任公司财务处领导,由当时的芭蕾舞男新星同名同姓的林科长接替。随着企业改制,破产,林科长到外资企业去了,还有一位专门做成本会计的尹哲芳,也离开了三十棉,转向到上海家化。

后来也巧,我成家后,得知老丈人曾经也在三十一棉的财务科工作过,就义不容辞地接下了为老丈人报销医药费的活儿。起初还能随时可以拿到报销的现金。后来,要预约,再后来,要排队预约。随着厂房逐渐拆除,预约报销的时间越来越长,钱也终于要到银行排队去领了。

世相百态

右卫镇

魏鸣放文

那是,在长城杀虎口去往大同的路上。

一个很老的古城门,红字写着:右卫镇。城门两边,两座黄土高台,上面长着萋萋绿草。城门不大,城墙很厚很重。满满的阳光下,往里面看去,一段暗的后面,是一条很长的路,很白很亮。

进去,一半是街区,一半是农田。两条大路,南北相交,成了四个大街,连着四个城门,四个城楼赫然在目,四面的城墙黄土隆起,没有包砖,长着淡淡绿草。西门外,有一段长城,高高的,略有几块包砖。那一段黄土城墙的上面,很远,也很近,有一两个农民弯着腰,在上边打理庄稼。城墙的上面,一律万里蓝天,白云悠悠,悠远到了天外。

走了半里路。在一个十字路口,找到旅店。

右卫古镇,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这里,也是两千年的边关重镇,外边就是茫茫大漠。周伐獫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这里的战争的故事太多太多。

很少见里边的人出去,也很少外边的人进来。那是另一种世外桃源,被空间和时间围住了。

长长的街上,都是平屋,没有一

处楼房。红砖屋顶的房,木门木窗,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湖绿色。一家家门前都有宽大的台阶。

所有小巷子,有着一家家院子,大而简单。有的,用大小石块垒起。里面,种着玉米,养着牛羊和鸡鹅。一户人家的院角,长出高高的白杨,朝天空,举着一树厚浓的墨绿。晚上,又像一团黑云,竖起,上下黑了天地。

白天里,也有汽车进出,都是走过路过。这里的交通工具,有电动三轮和两轮车,自行车。

这里的大人小孩,肤色都黑。傍晚,我在一个小巷出口,坐在台阶上,看不宽的街对面,一个老汉,坐在地上,抽烟。你幽幽看他,他不看你,他只看地上。几个老太从小巷里面出来,经过,与我说了几句,说完转头上街,不辞而别。

一处青砖房子,标写“晋北实行银行右玉分行”,灰色的墙面,拱形的门窗,一看就是西洋风格,不用说,都是中华民国时期的物证。

黄昏了,四个大街的路边,一些人坐在地上打牌;更多的人在看,黑阴浓浓的;也有七八个、十来个人,一字坐着墙的下面,也是地上,闲话唠着,声音不大,一个个坐成了墙下的影子。长长墙上,写着:保护长城,人人有责。

夕阳,照在四边城墙的黄土上,照着四个城楼,也在我的背后,缓缓落下,将我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怪,就在一地杂乱的青草地上。

有喜鹊嘎嘎地叫着,一只只飞过。好像有风,好像没有风。